



莫言与我走邹平： 在故乡的土地上触摸千年文脉

□ 王振

能和莫言一起回到我的家乡山东邹平，心情始终被激动与自豪包裹——这里不仅是我成长的根脉，更成了我们共同触摸历史、对话文明的“文化现场”，每一步行走都满是触动。莫言老师不仅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赞不绝口，还曾特意为我写下文字，提及我与家乡、与书法的渊源，他写道：“王振者，山东邹平人也。少小爱书，常于黄河滩涂以枯枝划沙练字。后承父训，临习多帖，尤以二王、怀、张用功最勤。弱冠从军，有幸服务舒公案前，耳濡目染，得其真传也。”(壬寅岁尾 莫言)这番话把我与书法的缘分讲得格外真切，其实我对笔墨的热爱，最早就是从邹平的黄河滩开始的，家乡的水土，早已悄悄滋养了我对文化的敬畏。

在邹平的时光里，我们的文化探寻从醴泉寺内的范文正公祠开始。这里是范仲淹“划粥断齋”的苦读之地，莫言老师听得格外认真，不时驻足细看，还对范仲淹这位知识分子代表表达了深深敬意，感慨“先忧后乐”的思想穿越千年仍有力量。走出祠堂时，他还细心指出范仲淹塑像前“范文正公”牌位中“范”字的书写误差，这份对历史细节的较真，让我特别触动。随后我们沿着长满荒草的崎岖山路去看醴泉，他笑着说：“一千多年前范仲淹在此苦读时，路肯定比现在更难走啊！”这份对先辈的共情与敬畏，也让我这个邹平人重新审视家乡的文化分量。

后来到邹平博物馆，丁公陶文将中国文字史提前八百年的震撼、伏生舍命传《尚书》的担当，都让莫言老师连连赞叹。他说：“邹平乃齐鲁名县，



历史悠久，名流辈出。秦有伏生，舍命藏经，口传尚书，使经典不绝于世。魏晋有刘徽推演数理，注《九章算术》，显示强大逻辑能力。唐有段公成式，著《酉阳杂俎》，记天下奇闻轶事，开笔记小说之先河。宋有范公仲淹，少时在此读书学习，传割齋划粥之佳话，养先忧后乐之襟怀。”他还特意提到醴泉的细节：“山上有一泉，名醴泉，池壁有楷书题字，据传系清初文坛领袖王世禛祖父王象晋所书，字端庄秀雅，今人不如也。”每一句感慨，都藏着对邹平“人杰地灵”的认可，他甚至说“邹平没有理由不成为文化圣地”。

尤其说到北宋书法大家周越，我们更是有强烈共鸣。莫言老师直言：“更有宋初书家周越，承晋唐遗韵，开两宋新风，盛名当时，为苏、黄、米、蔡之师。然后世知苏、黄、米、蔡者众，知周越者鲜矣。”他还认真谈了对周越书法的看法：“吾观周越书，刚健潇洒，风姿绰约，丝毫不逊苏、黄、米。”这份坦诚让我特别认同，当时我也难掩触动，写下长诗《学周越》，其中“溯源古法韵悠长，墨海行舟步宋唐。笔意纵横思旧贤，书道漫漫志未央”几句，正是想借文字追溯周越的书法脉络，也表达对家乡走出这样一位书法大家

的自豪。后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《两块砖墨讯》还特意出了周越专号，就像莫言老师说的，“今我《两块砖墨讯》特出专号，以纪先贤也”，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位被忽略的书法名家。

那次邹平之行，我们还有个特别约定——从邹平下水游黄河，可惜“后因诸多原因取消，此亦憾事也”。但这份遗憾，反而让邹平的记忆更添了几分亲切。而我和莫言老师合著的《放宽心 吃茶去》，正是我们在《两块砖墨讯》五年、30万公里行走中的“时光小结”；这一路，我们曾在黑龙江零下三十八度的严寒中提

笔书写，墨汁凝霜仍未停笔；曾走进非洲草原，在与鳄鱼隔岸相望的静谧里感受生命的张力；也曾驻足莎士比亚故居，在古老的窗台前遥想文学巨匠的灵感瞬间。从极寒到酷热，从东方文明到西方经典，每一步行走都让我们更懂自然、更懂历史，而对家乡邹平的探访，就是这漫长旅程中最温暖的锚点——这里的文化底蕴与生活气息，为“放宽心”的感悟添了最质朴的注脚，就像黄河滩的沙，醴泉寺的风，还有家乡人骨子里的豁达，都是这份感悟的源头。

